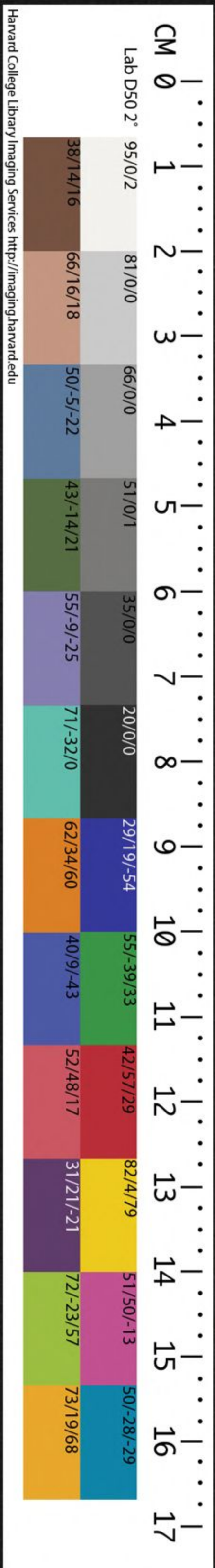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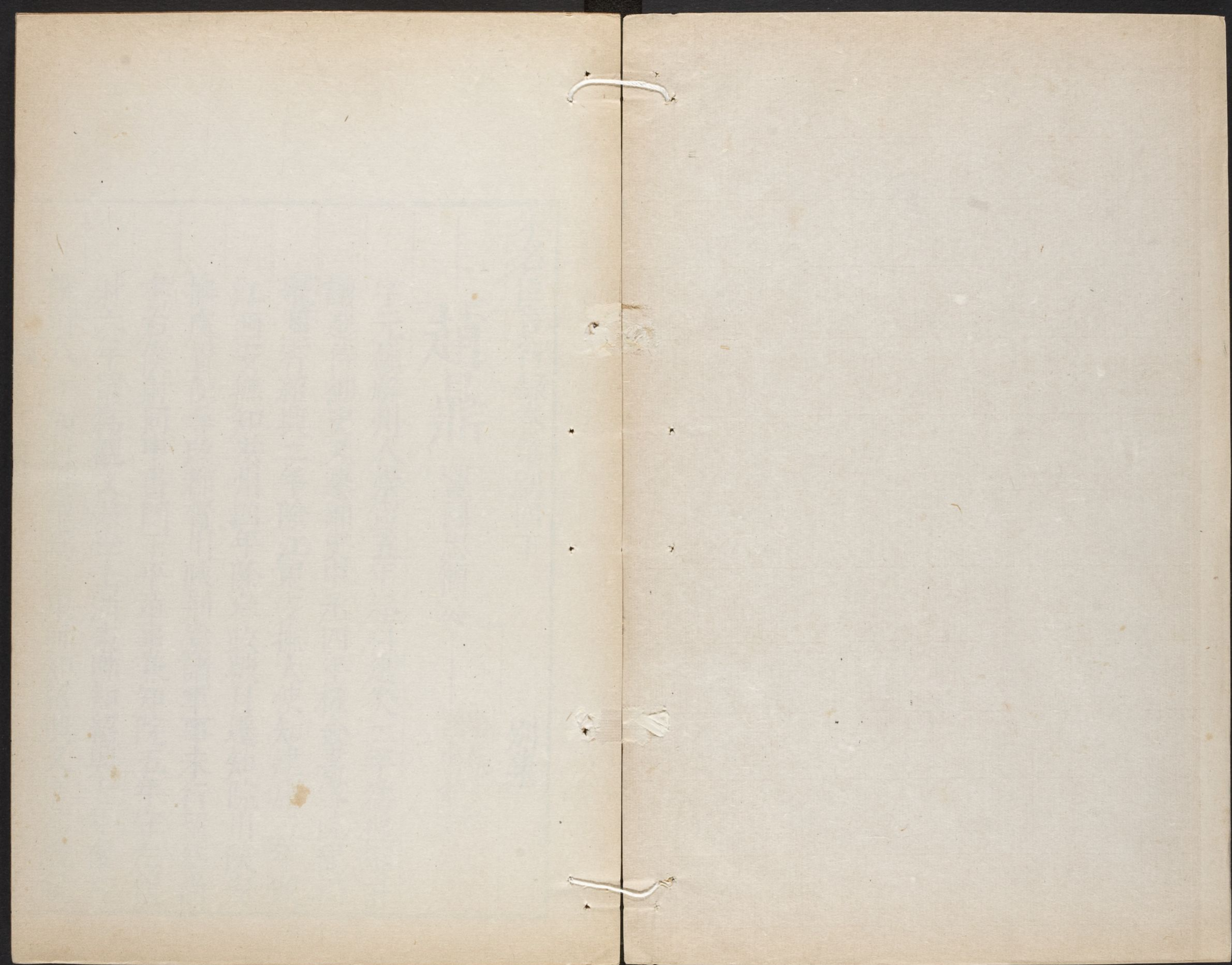
T ChL 2259.5.2948B

1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9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四下

別集

趙鼎

豐國忠簡公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字元鎮解州人崇寧五年登科建炎二年爲樞密計  
議遷侍御史又遷御史中丞四年權僉書密院罷提  
舉洞霄紹興二年除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三年改  
江西安撫知洪州四年除參政數月遷知院川陝安  
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未行留爲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院五年守左僕  
射六年罷爲觀文殿學士浙東帥知紹興七年復左  
僕射八年加特進罷爲浙東帥知紹興又罷爲醴泉

爲洞霄知泉州十年責授祕書監分司西京興化軍  
居住又責清遠軍節副使潮州安置十四年移吉陽  
軍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  
時使虜在建康築城爲度夏計公請遣使督王瓌進軍宣  
州周望分兵出廣德合邀虜歸路及詔劉光世駐軍蘄  
黃牽制湖南賊兵與杜充爲聲援并爲邀擊之計或會  
充於楚泗使賊知江左軍衆歸路稍艱必漸退軍如尚  
占臨安建康則乘暑擊之

除侍御范宗尹言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卽置一簿攷其  
所言多寡辨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矣言陛下初卽  
位卽罷常平官吏蠲免常平錢穀而去歲復置振刷諸

司侵支催理民間舊欠人心駭愕物論紛紜願罷之復  
舊平糶之法

公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  
視京洛在三國所必爭真帝王之宅也宜以公安爲行  
闕而屯重軍於襄陽前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  
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

願浩在位顯恣鼎率其屬論之願浩聞之移鼎翰林鼎引  
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儷之文不肯就職

鼎僉書樞密院事時宰相未兼樞密同知周望在平江鼎  
以獨員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旣分又再  
經大變文移紛亂鼎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虜攻揚州楚州勢亦危鎮撫司趙立遣人告急樞密院鼎  
欲遣張俊往救之俊曰虜方濟師韃辣善兵其鋒不可  
當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併亾無益鼎曰楚當  
虜衝所以蔽兩淮若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  
誠是但南渡以來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  
失利何以善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浙若失楚則大  
事去矣是舉也不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爲  
養寇自封之計若俊憚行臣願與之階往乃詔岳飛掩  
擊

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虜未必再渡鼎曰勿恃其不來恃  
吾有以待之也又曰三省常爲虜不來而爲陛下拔人

材修政事樞密院常爲虜見侵而爲陛下申軍律治兵  
甲卽兩得之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鼎爲江東安撫大使始至建康視事時孟庾韓世忠皆駐  
軍府中多招安強寇鼎爲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  
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旣安堵商旅通行焉

初詔李橫等直趨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使夾擊江西  
帥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實川陝衿喉之地以橫鎮  
撫誠爲得策今聞橫與牛臯共起兵往東京又聞僞齊  
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衆西去恐緣此紛擾不定橫烏  
合之衆將不能禦則决失襄陽川陝路絕江湖震動其  
害可勝言哉

虜僞兵犯襄陽京西招撫使李橫以食盡棄城遁欲奔荆南以俟朝命其屬趙棄疾閻大鈞等勸使歸朝待罪橫曰我以烏合之衆所至自謀衣食人皆指爲賊萬一諸郡不見納柰何二人曰我亦官軍也何至是旣而鄂帥劉洪道果拒之橫大怒欲殺二人皆呼曰江西帥趙樞密可歸也橫猶未入而公已遣米舟至其衆遂安公復以銀犒橫之衆且檄黃州守鮑貽遜迎勞于境橫大喜有僞宿遷令張澤率其邑二千餘人自拔來歸泗州守臣徐宗城納之僉書徐俯以爲恐妨和議欲斬澤送首劉豫公固爭之乃命澤以官且給門田處其衆於淮西公參政上令公薦進人才公卽以朱震范同呂祉陳橐呂

本中林季仲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噐任使

鼎除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鼎留身辭以非才上曰四川之地半天下盡以付卿卿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吳玠已除宣撫副使鼎奏曰臣之此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上悟遂除都督川陝諸軍事鼎又奏曰荆襄四川後門勢須兼領上以爲然遂兼都督川陝荆襄諸軍命下之日識者相謂曰只此一着已自過人

鼎將行奏云陛下軫念西陲宵旰以圖勞來安輯之方故遣大臣往將使指是宜上下戮力以寬君父之憂汲汲遑遑協濟厥事若但爲僥倖嘗試之圖其實何補今臣備負督府近在闕庭施置之間已多齟齬所謂兵者不

蒲數千半皆老弱不勝甲冑疲癯跛倚吁笑可憐所賫金帛至爲微少猶控顏瀝懇幾同乞丐薦舉士人皆憚遠適面得睿旨令除京局薦章甫上彈奏已行令臣意氣憂沮舉措畏忌退視賓僚有覩面目士大夫間或笑其單弱或憂其無成皆謂事大體重有名無實若臣一身亦何足道顧國事安危不知安在今孤蹤遠去君門萬里若或更加沮抑臣亦何能自辯

公自入參與將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當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列天下兵守平江却徐爲之公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蓋公陰有所處故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

上意已悟又使俊密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公不遣入蜀以公久有此議故也公以俊爲助者乃寇萊公約高瓊之意蓋統兵官不與同謀必參差則公之策遠矣公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時獨給事中孫近直學士院時傳鎖院莫知爲誰明日拜公右相朝士相慶

上謂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虜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鼎曰累年退避虜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七皆奮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上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乃詔張俊所部往援韓世忠又令劉光世移

屯建康定日起發光世密遣屬官告鼎云相公本入蜀  
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  
真敢爲者鼎聞之恐上意動搃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  
虜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  
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虜僞  
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佞然漢敗王尋晉敗苻堅  
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鼓勇陛下養兵十年正  
在今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虜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鼎密陳今日之舉雖天人咸  
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卽應之  
庶不倉卒萬一虜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

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則由他  
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虜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  
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必不使之自  
肆如前日也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卽諸將各自爲謀天  
下事不再集矣殿帥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  
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僞虜已渡方遣二君率兵  
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等同聲曰相  
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  
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慚懼而退朝  
論謂鼎勸上親征固難而此時不動尤爲難也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御給諫搜



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賊騎侵軼何以禦之鼎曰臣等敢不竭駑鈍以副陛下責實之意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納鹽債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與賊決戰鼎曰退卽不可渡江良策也虜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卽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豈可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

公薦張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終不棄必於此時用之乃詔浚知樞密院事浚見鼎曰此行舉措甚當旣又聞鼎諫上渡江決戰之行亦深歎服

上曰臺諫論事雖許風聞要須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以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謂宰相曰恢復之圖所宜愛日仍先求人才有人則天下之事無不舉然用人才要在進君子退小人鼎曰臣待罪宰相爲陛下別君子小人用之乃其職也敢不奉詔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言行別四  
二月回鑾始議定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陞左揆  
方鎖院之夕鼎密啟曰宰相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  
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旣  
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喻樛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樛獨以謂  
且作樞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他日趙退則張繼之說  
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氣道長若同相議  
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更改必有參商是賢者自  
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稍如此

公嘗曰用人所以立國吾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規模  
則當爲遠計也於是以前政事之先後及人材所當召用  
者密條而置座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公謙冲待士犯  
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奏格不行號爲賢相然深喜程  
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時有言今托稱伊川門人者却  
皆進用如選人桐廬喻樛真其人也乃不見知是日公  
始薦樛改官除正字誥詞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  
人之大體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樛以此頗爲衆所嫉  
胡安國亦師顏者也聞之以謂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  
其高弟游酢楊時謝良佐諸人尚難言之而況樛耶乃  
敢托於詞命以妄褒借識者憂之居正未幾遷兵侍於  
是有伊川三魂之目以公爲尊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  
忿也故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言其身死而道猶行也

既而正字張嶠遂以元祐中五鬼配之  
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  
於隙地鼎問孰王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卽呼  
彥節責之曰頃歲良獄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將復蹈  
前轍耶勒軍令狀曰下罷役翼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詔參政沈與求孟庾並兼樞密院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  
宰臣兼樞密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  
并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調密院調兵而三省  
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徃時三省  
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論議豈  
有帷幄三大臣不與聞者

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鼎居中摠政表裏相應然  
浚所行之事並有關三省樞密者庾與求皆不能平曰  
三省樞密乃奉行行府文書耶明年相繼以疾求出  
御書尚書賜鼎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敕之意所以賜卿  
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又書車攻詩宣示宰執鼎  
等入謝上曰車攻宣王中興之詩今當與卿等夙夜勉  
勵以修政攘夷鼎等曰陛下游神翰墨之間不忘恢復  
臣等敢不自勉

初禁衛諸軍遇赦轉負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營紛亂  
排轉不行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  
之望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

上曰范温帶來京東民兵較所給春秋特支衣絹一匹昨日令中書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匹賜之公等曰陛下內帑物非承平時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時貴州防禦使從王從爰在宮中上嘗以語宰執曰此子天姿特異儼如成人朕親自教之讀書性甚強記至是鼎得旨造書院於行宮門內以爲資善堂欲令就學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合宜以朕所見此事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以爲難而陛下行之

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上曰藝祖創業至勤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庶仰慰祖宗在天之靈孟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之事也遂加保慶軍節度封建國公

一日上語鼎曰欲令瑗出閣選官教之且就禁中致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所差官亦有名仍一依皇子建節除國公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爲翊善朝論以二人爲極天下之選上亦嘗謂鼎曰前日臺諫因對語及資善之建皆曰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爲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

地震詔罪已求言上曰故事當避殿減膳今只一殿而常

膳甚薄更減亦何害鼎曰此文具耳應天當修人事今費用大而科歛煩此最傷和氣者也

營田官王弗候對上望見之謂宰執曰當詳諭弗令竭力久任若一二年間營田就緒庶可少寬民力朕昨在會稽嘗書趙充國傳以賜諸將若早得數年今已獲其利鼎曰爲國根本之計莫本於此上曰然弗旣對乞江淮守令皆久任上又謂宰執曰朕昔爲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往在官者以三年猶且一年立威信一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爲去計矣況今以二年爲任乎雖有緝治之心蓋亦無暇日矣弗所論甚當宜舉行之

鼎上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刪出以黃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上謂宰執曰民窮爲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爲盜乎卿等當留意擇守令庶幾百姓樂業鼎曰臣等敢不躬聖訓

上又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朕爲民父母豈可使其失所可賦田予之更加優恤以廣招徠之路公曰彼乍歸無所居尤當賑助之

上曰邦用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復揀三十人出之鼎曰節省之道始自宮庭此陛下盛德事也

有親從官趙勝自金國遠歸言二聖萬福上悲咽不自勝

鼎有願少寬聖慮強於身治天必悔禍二聖終有還期也

自南渡以來百司日有申明皆臨時裁決初無定制三省樞密尤爲叢冗至是鼎約以中制立爲定法付之有司遵守而行吏不得爲姦矣

上與宰執論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必賞必罰而已淫刑以逞固不可苟有罪豈可以不刑鼎曰近時賊吏雖不棄市亦杖脊刺配且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旣無所疑何爲而貸一有罪則犯者愈衆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初張浚奏江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宰執進呈鼎曰承平時陝西並邊兵亦未必如此皆陛下累年緝治之力內侍盧公喬致仕在蜀中自請赴行在上謂宰執曰斯人極不良今若歸內侍省必欲侵外事若與外任必陵同列只宜祠觀朕宮中小黃門數十輩聊備洒掃趨走近上者亦有數未嘗假以權也每觀漢唐及近時之變不得不防微杜漸公曰聖慮及此天下之幸

上謂宰執曰馮益頗與外事寢不可長令與官觀日下出門於是鼎等再三賀上威斷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恩意然讒聞過失亦不少貸也先是劉豫揭榜山東妄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得而上之張浚請斬益以釋謗上未許鼎曰益事誠曖昧然

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略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累聖德不若暫解其職姑與外祠以釋衆惑上欣然出之浚意未決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羣闖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責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復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浚乃服

時久不雨上以爲念謂宰執曰昨晚甚有雲氣朕焚香密禱過二更雲氣散方退鼎曰陛下憂勤如此天必重祐先是國子監丞張戒上書幾八千言自謂恐忤聖意上謂

宰執曰朕熟覽之其憂國愛君之心誠可嘉又曰戒言朕有仁完守成之德而不知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是朕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天下誦之朕心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立政用人之事朕嘗置在左右朝夕以爲法至於太祖以神武創業朕不及也鼎曰陛下以仁宗爲法此乃中興之基至於太祖創業艱難願陛下常留聖慮則施之行事自然若符節矣

自南渡以來國計所賴者惟鹽每因闕用卽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廣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爲商賈所持去年冬鼎立對帶之法商賈聽命而鹽法遂爲定制除去積年之弊是秋加以出剩立爲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并

行出入有常源源不絕始不爲巨猾所制矣

戶部言知閣門事潘永思添破食錢不應法上謂宰執曰若於法不可亦無如之何鼎曰知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橫行故俸差厚永思官小月得四十餘緡所以用不足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戚里官皆不過小使臣方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賞戰士於是鼎等再三稱道聖德

上諭鼎曰資治通鑑首論名分至於其間去取皆有益於治道觀此書則知司馬光雅有宰相器識若唐鑑止可爲諫書耳

先是楊沂中奏捷鼎即求去上不許鼎因曰臣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意在恢復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然也浚朝夕還朝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奸俱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公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爲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易者如此至是姦猾屏迹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張浚求去上問可代者浚不對上曰秦檜如何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上曰然則用趙鼎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已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觀望故因上問及之

鼎至屢辭且疏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陛下能去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昔姚崇以十事獻之明皇終致開元之盛臣何敢望崇而中心所懷不敢自隱惟陛下擇之

馮康國乞補外鼎奏自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徃徃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公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

鼎上重修哲宗實錄以書成加特進呂本中草制有曰謂

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  
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檜以爲破和議深恨之  
朱震卒上曰楊時旣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亾同學之人今  
無存者朕甚惜之鼎曰尹焞可繼震震亦嘗薦焞代資  
善之職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  
鼎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只是格尺不及耳上曰人猶  
馬也馬之能行不在大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  
爾春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伯諸侯項羽以江  
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至周瑜之敗曹操謝玄之破  
苻堅皆南兵也

上數令張浚盡以舟師分布控扼然後引兵渡江鼎曰淮  
西寂然無警似不必爾外間便謂朝廷棄淮西矣當一  
向勿顧不發一兵彼未必敢動上以爲然

初劉豫軍旣遁張浚復還建康淮西一帶無軍馬朝論紛  
紛臺諫交章以爲淮西無備可憂鼎獨顯言於衆曰今  
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使寇直臨江岸吾無所懼唯是安  
靜不動使罔測渠未必敢窺伺何至自擾擾知此儻有  
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久在泗上勞役苦甚還未閱  
月居處種種未定仍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鼎  
欲使俊出不意徑趨壽春取其城措置已定會虜廢豫  
乃已淮上卒不遣兵竟亦無事

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異日咎今失

此機會乞召諸將上曰不須恤此今須與虞議和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和無可還之理

吳國長公主入見留宮中三日仍爲駙馬都尉潘正夫求恩數上語之曰官爵豈可私予人須與大臣商量況今日多事未暇及此時當極暑上每正衣冠伴之飲食蓋主乃哲宗之女上之姊也上以語宰執鼎曰陛下行家人之禮雖盛暑不廢至於官餽不以私予此帝王之公也

詔修徽宗實錄以公兼提舉公奏曰先帝以仁厚之德涵養天下幾三十年其間法令有未盡者皆出於羣臣貪功冒賞之私而有司壅於上聞非先帝本意也劉大中

宣和初知如臯縣時有旨卽隱者徐神翁所居建爲觀而觀基包士民墳墓甚衆大中顧有司不能決乃具圖申省且束裝待罪泊取旨先帝愕然曰豈可發民墳墓卽詔移之別地則知當時有不便於民者使悉知未有不改之者此羣臣之罪蔡京爲之首也上深然之以至泣下公又曰崇觀之失不歸之蔡京使何人任責今士大夫力主京者皆厚私恩而薄祖宗之仁也願陛下深察之

上謂宰執曰朕思安民之道無過擇監司郡守可令侍從官公舉仍不限員數中書置籍朕亦書之屏風置諸左右已差下不任職無他過者與自陳宮觀公議亦必以

爲是也鼎曰陛下不忘百姓如此上又曰賊吏一身取錢爾謬吏爲州爲縣一州一縣之吏取錢其害民甚於賊吏也鼎曰聖論曲盡其理秦檜曰向令侍從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不肖會賊上曰侍從朕之所取信也而欺如此朕當時若知當竄之巔表卿等可諭諸侍從須妙選可爲者使實惠及民他日朕當賞其知人鼎等曰謹奉聖訓

公奏淮東宣撫韓世忠保明統制官許世安功賞事上曰世安勇雖不如呼延通而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時通亦隸世忠軍上駕馭諸將至於偏裨亦知其才之所長益照臨如此

上謂宰執曰有備無患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公曰假使虜人與我河南地亦須嚴備江南

虜使烏陵思謀來上謂宰執曰館待之禮宜稍厚若早遂休兵免令赤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鼎曰用兵所費比之館待殊不侔矣上曰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豈不見效鼎曰陛下此言神明感格必有早定之期矣思陵等見上執禮甚恭且欲以客禮到都堂見宰執鼎接之如見從官之禮

侍御史蕭振本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欲講和劉大中與鼎合議以爲不可檜怒令振劾去大中欲以搖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自爲去

就也時檜力勸上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嚮與嚮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脇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爲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旣命爲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則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御筆防禦使璩建節除國公執政聚議副樞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鼎謂檜曰鼎前負曖昧之謗今不

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翼曰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兄弟之間恩數宜少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歎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間稱呼之語陛下豈不聞之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檜亦嘗留身不知所說何事及鼎上章解機務上曰前日所議建榮國公乃知檜所奏不然也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鼎行秦檜乞同執政往餞乃就津亭設筵鼎至卽一

揖登舟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公自泉州罷歸紹興上書言時政檜忌公復用乃令中丞王次翁論公近聞邊報喜見眉間幸時有警規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公在靖康末結王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退而語人有親奉王音之語又嚮以元樞都督荆襄未幾拜相而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章三上責散官與化軍居住諫議何鑄論公罪重罰輕移漳州次翁又彈擊不已責置潮州

中丞詹大方論公移吉陽軍時公子汾力乞侍行公不忍使之以無罪而俱歿瘴地手批付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從去不可却旣至虔將過嶺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罪如此萬歿何恤汝何罪欲俱歿瘴鄉耶我不若先歿使汝護喪而歸吾猶有後也遂縱飲而歿吾不令汝侍行亦呂之意微仲大防字也

公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廣帥張宗元時遣使渡海以糲米遺之檜令本軍月具存亾申省公知之遣人呼其子至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歿一家當誅惟我歿爾曹無患乃不食而卒四方人聞之有泣下者汾護喪歸葬于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平時與公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携酒會葬意可爲竒債乃遣兵官

下縣同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馳往掩取復疑蒙之漏言潛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坦出密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一無所得公之家賴以紓禍

公嘗謂其客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願公徐觀之公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公之能知人也

戊午歲張九成爲禮侍呂本中爲中書同見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已而能

正人者也檜爲變色及公罷相居會稽門人方疇爲言檜語因曰秦檜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論公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所謂賢者必不爾也疇曰公旣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公曰張德遠罷相之後鼎再相上曰卿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以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至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政十有八年士大夫歿於其手者甚多則公言非人所能爲信哉

或問朱文公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如何曰看他做來做

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主和議使當國  
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和  
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潦草和了

宋名臣言行錄然第別四下

終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五下

別集

宗澤

忠簡公

字汝霖婺州人元祐六年登進士第累遷朝奉郎靖  
康元年知磁州加祕撰虜陷京詔爲兵馬副元帥康  
王卽位加徽猷待制知襄陽府又知青州李綱薦爲  
東京留守加延康殿學士加資正殿學士建炎二年  
七月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  
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年七十

窩離不犯慶源府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康王構奉淵聖  
詔使其軍議和王雲副之王旣出城雲曰京城樓櫓天



下所無然真定城高此幾倍金人使雲等坐觀一時辰  
破之此雖樓櫓如畫亦不足恃也王不答公初爲宗正  
少卿嘗論列宰相非其人宣撫副使提兵不進并劾雲  
張皇賊勢仍乞邢洺磁相趙五州各養精兵二萬寇至  
一郡則四部相應上善之雲至京上以章示之雲憾公  
王至磁公以守臣迎謁雲因責公曰公前日見劾何也  
公曰如公固不足劾大抵張皇虜勢者天下所共疾何  
獨我哉公說王曰兵皆在山村急則召至殊不費糧磁  
人遮王馬諫毋北去從臣皆勸王回相州會京師使人  
齎蠟詔命王爲兵馬大元帥公副之速領兵入衛王捧  
詔嗚咽軍民感動王發相州渡河至大名公部二千兵

至請進師直趨開德解京城之圍汪伯彥等執講和之  
說請王移軍東平王遂東去公請自領兵至東平許之  
公進屯開德揚聲大元帥在軍中壬申王已約諸路兵  
合而東平去京師差遠與募屬議進屯濟州癸未公帥  
兵至圍城與虜大戰敗之王奏除公徽猷閣待制時使  
臣曹勛自河北竄歸進道君皇帝御札曰便可卽真來  
救父母王慟哭拜受於是濟之父老請王卽位於濟公  
言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運漕尤  
易

公先在磁州屢乞會兵奪李固渡以斷賊路衆議不可公  
乃自遣其將秦光弼張德領兵趨渡至安城縣虜騎千

餘人過北城二將出西門夾擊之賊潰斬首數百級併  
獲其齎糧會帥府移文約赴大名遂還師先諸軍至康  
王大悅公乞進兵援京師伯彥等以公爲狂譎不情公  
亦詆伯彥等爲失策公曰虜寇狡計百端豈可深信當  
速進兵直詣都城第言兵民欲見君父旣兩國通和可  
亟退師如賊有詭謀卽援兵已到無能爲也伯彥等執  
和議不可破公遂自請兵王許之

澤自朝廷徇虜意遣曹輔往河北迎康王何輿請上於輔  
衣屑礬書詔以傳密旨輔言不見王而還金人又促再  
遣張澂以蠟封詔行徵至開德語諸將未可進兵公怒  
命將士射之澂與同行金人俱遁公約諸帥會兵五旬

無一人至者公奮願擊虜引諸將議之陳淬曰虜方熾  
未可輕舉公怒將斬之諸將羅拜乞貸淬效死乃命淬  
當先以贖過遂進兵未十里與虜遇出虜不意敗之于  
長垣澤旣敗虜遂得韋城縣虜欲夜襲澤澤知之日暮  
移軍南華賊果至得空壁大驚自是不復出澤在軍中  
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爲用澤爲書與諸道勤王帥勸  
督兵入援趙榘范訥皆以爲狂言不答

澤自南華遣兵過大溝河襲虜又敗之時四方勤王之師  
只留近甸惟澤力戰澤得虜所掠人謀引兵渡河據賊  
歸路而對壘諸寨一夕解去澤號勸卽自臨濮引兵趨  
滑州抵大名而勤王之兵無一人至者又知張邦昌僭

言行別五  
四、五十七  
位擬先行誅討乃將所部復還屯衛南復貽書遺康王  
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耳所謂道者有  
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日  
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  
而退私僞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公聞潛善等復倡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祖  
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賊張皇之言遂自分裂  
是欲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爲偏霸耳  
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上壯之公至南都見  
李綱與之語國事公慷慨流涕時開封尹闕綱爲薦公  
上許之公至京時盜賊縱橫公下令曰爲盜者贓無輕

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

有虜使牛太監等八人以使僞楚爲名直至京師公時卽  
白留守械係之且以聞于朝

有詔迎太廟神主赴行在仍命公移所拘虜使于別館公  
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姦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走  
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神主棄河東河  
北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  
虜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賊虜情款何其  
厚而於國家訐謨何其薄也臣必不敢奉詔詔答曰卿  
彈壓強梗保護京城深所倚仗但拘留虜使未達朕心  
公猶不奉詔又請上回鑾詔賜公襲衣金帶

汪黃等皆息公欲罷之中丞許景衡言得宗澤方能保東  
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上悟封所上章示公公賴以安  
公累表請上還京公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餘  
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  
有四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勝立三十四壁於城  
外駐兵數萬公往來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  
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  
商旋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  
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逆胡尚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  
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

治亂之所關恐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  
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公遂抗疏極言京師祖宗二百年  
基業陛下柰何欲棄之以遺海陬一狂虜每疏奏上以  
付中書省汪黃皆笑以爲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  
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虜分三道入寇一犯滑州公聞之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  
之則京城危矣欲自往救之張撝請行公大喜卽以銳  
卒五千授之撝至滑與虜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  
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公遣王宣以五  
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歿之後二日宣至滑與虜大戰  
虜夜濟河復邀擊之殺傷甚衆公卽命宣知滑州虜以

宣善戰不敢犯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纔數十里都人甚恐公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公不應諸將退部布伍徹吊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公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公先遣劉衍劉達各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在鄭滑間又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按堵

公又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萬餘趨滑鄭遇虜大戰爲虜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虜景良以無功遁去公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俊民與虜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丁進與之遇生獲之

虜令俊民持書招公公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爲忠義鬼今乃爲虜游說何面目見人耶粹而斬之謂史虜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脇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出得已鮮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虜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公遣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策感泣誓歿以報公時引策與語策具言虜中虛實公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公遣判官范延世奉表請上還京且曰京師乃太祖太宗一統之本根願以祖宗二百年基業爲意早賜回鑾則

天下皆知一人來歸盜賊屏息夷狄寢謀臣若誤國一子三孫甘被顯戮此乃公第十三表也上答詔諭以旦夕北歸之意公復上表謝

公招撫河南郡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又聞兩河州縣虜兵不過數百餘皆脇使胡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卽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乃累疏請上還京且請修龍德寶籙宮以備奉迎二帝上遣中使賫詔茶藥撫諭

公初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將校郭進作亂統制官趙世隆與進殺侃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來歸將士頗疑之世隆入拜公面詰之世隆辭服公笑曰河

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虜屯城下公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至滑州掩虜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公復厚賜之

時契丹九州人日歸中國者公選契丹漢兒引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公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故請

上還京尤力

公聞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制置兩河彥所部勇士數萬面刺八字誓殺金賊不負趙王號八字軍彥方繕甲兵約日趨太原公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疏言之疏入潛善忌公成功從中沮之公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

公憂憤疽作于背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爲我殲滅醜虜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公復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是日風雨冥晦異常

公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噶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歿之日都人爲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之

公歿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杜充已除留守乃以穎充留守判官充反公所爲由是兩河豪傑皆不爲用所招羣盜復去爲盜議者咎之

朱文公曰建炎初公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卽可整頓乃爲汪黃二相所制快

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號慟於是羣盜四出爲山東淮南劇賊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五下終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六下

別集

# 楊沂中

和國武恭王



字

崑縣人高宗賜名存中除太傅爲醴泉觀使

孝宗朝都督江淮軍馬

李成叛時江東大帥呂頤浩駐軍左蠡以守其境而江南招討使張俊方會諸將議所以破賊皆欲分道而進王時爲右軍都統制官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不相下岳飛亦密爲之定計俊乃急趨南昌與賊夾江而營飛請自爲先鋒擊之王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遇其先鋒擊退之賊將馬進銳卒數萬來犯王語俊曰



言行別之  
彼衆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攻其前王  
乃將騎數千與神武後軍統制陳思恭同出山後俊嚴  
陣以出前後夾擊大破之俘獲數萬俊以其太衆且疑  
復叛是夕令思恭盡殺之遂復江州王追成於江均蘄  
之間與統制官趙密合擊又大破之

上謂宰執曰朕已命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之兵卿  
等可增修器械乃爲先務遂命沂中兼提舉宿衛親兵  
不滿三千沂中歎曰勾陳天仗單弱乃爾于是招丁壯  
營牧圉未半歲軍器果張上益眷之

神武中軍舊止三部自存中職殿岩始增爲五軍又置護  
聖踏白選鋒策選鋒遊奕神勇馬步凡十二軍時江海

之間盜賊間作乃分置諸軍以制之如泉之左翼顧之  
右翼循之摧鋒明之水軍皆隸本司總七萬餘人由是  
殿前司兵藉爲天下冠存中又製諸軍戎仗以尅敵弩  
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  
密彼一矢未發而此三發矢矣

初張浚在江上謀渡淮北嚮惟倚韓世忠爲用世忠辭以  
兵少欲摘張俊之將趙密爲助世忠以行府檄俊俊拒  
之至浚歸奏終以俊不肯分兵爲患趙鼎謂浚曰世忠  
所欲者趙密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所統乃御前  
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入衛俊尚敢爲  
辭耶浚曰此上策也

宰執閱沂中下統制官王存吳進將所部二千人還臨安  
聽留守司用進勇於戰常對御騎射上曰一好漢吳進  
聞之刺好漢吳進作稽心每閱兵則披以示衆

沂中遣士卒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侍御張絢遇諸途  
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  
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柰何中軍不能上體聖意乃  
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遊觀之美衆目所視傳播四方  
亦非美事欲望體問因依詔沂中坐罰金

事實曰前鼎移書張浚令張俊楊沂中并力討滅麟猊二  
賊然後軍建康固守江上以待後來者謀言二賊之後  
虜騎不斷知兵者亦謂虜使麟猊爲前驅以精騎繼之

萬一出此枝梧不暇矣鼎復移書與浚云使張楊協軍  
掃蕩之後虜騎未必不望風而退蓋兵家之勢如此樞  
密院折彥質亦書言之尤切鼎爲上言之上曰此謀之  
善也

時猊將東路兵至淮東阻韓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  
順昌麟從淮西繫浮橋而渡於是賊衆數十萬次於濠  
壽之間江東宣撫張俊拒之卽詔併以淮西屬俊沂中  
爲俊統制官浚卽遣沂中至濠州與俊合又遣張宗顏  
等自泗州來爲其後繼猊以衆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  
化以犯建康沂中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至藕塘  
與猊遇遣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猊軍中賊衆潰亂沂

中縱大軍乘之宗顏等亦俱進賊衆大敗橫屍蒲野猊以首抵謀王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卽以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獲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與孔彥舟聞猊敗亦引去北方大恐

右司諫陳公輔言濠梁之急浚遣沂中來援遂破賊兵此功固不可掩劉光世不守廬州而濠梁戍兵輟便抽回如渦口要地更無人防守若非沂中兵至淮西焉可保哉光世豈得無罪又沂中之勝以吳錫先登光世追賊王德尤爲有力是二人當有崇獎以爲諸軍之勸朝廷

亦以俊沂中功尤著遂優賞之加俊三鎮節度使沂中加保成節度王管殿前司

上謂宰執曰治天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以爲治沂中朕撫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進兵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給事胡世將請因此風勵諸將

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沂中別選軍代之

上謂大臣曰屢戒沂中凡將領有不可用者並令汰遣所養人必可充戰士馬必可備戰騎然後可收不惟皆得實用亦不枉費糧芻耗盡國計

存中建言諸重地如四川鄂渚池陽建康京口皆已宿兵  
嚴守獨荆南歷代用武之地今爲重鎮而九江上流要  
害之地緩急不相應援請各置都統制以廣屯備朝廷  
從之荆南以劉錡兼領仍分撥三衙軍及新招兵共萬  
人屯江州命戚方領之

先是存中以少師趙密以使相並班立樞密上校書郎王  
十朋轉對論其不可因及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等事起  
居舍人兼中舍虞允文亦論此曹交通賄賂浸如石顯  
之比於是樞臣葉義問言三衙本隸密院祖宗舊制不  
許接坐所以正名分示等級豈當以官高卑而不以職  
之上下冠履倒置非朝廷福乞各爲班著故詔文武官

合班如過親王使相立西班卽令樞密院官權綴東班  
惟親王請假則立西班

存中領殿岩幾三十年至是王十朋陳俊卿李浩相繼論  
其過存中亦累章告免乃以趙密代之存中進太傅同  
安郡王奉祠前一日上召學士楊椿草制且諭大臣曰  
可令密於未宣麻以前便交職事昔唐神策軍使王駕  
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議欲易之崔祐甫召駕鶴語移  
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朕讀唐史深嘉祐甫善處事可  
以爲法

逆亮入寇遠近大震上召存中同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  
欲散百官浮海避狄陳康伯曰不可存中言虜空國遠

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驚不足之秋臣願率先將士  
北首歿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以存中爲御營宿衛使  
逆亮在瓜洲鎮上急差存中措置守江存中與虞允文恐  
車船臨期不堪駕用乃臨江拽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  
瓜洲將迫岸復回虜兵皆持蒲以待其船中流上下三  
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衆駭愕亟遣人報亮亮至見之笑  
曰此紙船耳因列坐諸酋一酋前跪曰南軍有備未可  
輕且采石渡方此甚狹而我軍尤不利願駐于揚州力  
農訓兵徐圖進取亮震怒拔劍數其罪命斬之哀謝良  
久乃杖半百而釋之亮聞李寶焚其戰艦而成閔方順  
流而下愈忿乃還揚州召諸酋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

之諸酋乃謀弑亮

存中允文等黃旗奏報已殺虜酋完顏亮朝野相賀時存  
中允文共議偕至江北岸以察虜情諸將憚行允文存  
中獨以輕舟絕江而北上嘗謂陳康伯及湯思退曰存  
中忠無與二朕之郭子儀也

孝宗以舊臣尤禮異之呼郡王而不名其祖宗閔爲永興  
軍總管戰歿祖母流落隴蜀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  
數千里卒迎以歸李顯忠以罪斥存中保任之卒爲名  
將所居建閣以藏御書上爲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韓世忠

蘄國忠武王

字良臣延安人年未冠以敢勇應募始補守闕進義  
副尉累遷武節郎欽宗朝轉武節大夫果州縛練使  
正任單州縛練使嘉州防禦使高宗在濟扈蹕如南  
京上卽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始建御營爲左  
軍統制建炎二年陞定國軍承宣使郵延路副總管  
加平寇將軍平苗劉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  
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授武勝軍節度使江浙制置使  
除檢校少保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除江西福  
建荆湖宣撫副使二年加太尉餘如故又除江東西  
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除開府儀同三司淮東西宣  
撫使泗州置司四年以淮東宣撫使鎮江置司五年

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安撫  
處置使駐楚州兼節制鎮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  
橫海武寧安化節度使九年授少師進大保封英國  
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秦檜收其權拜樞密使上疏  
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上格其奏不下連疏乞解  
樞柄繼上表乞骸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  
公節鉞如故十二年封渾國公十三年封咸安郡王  
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冊拜太  
師八月四日薨年六十三贈通義郡王乾道四年追  
封蘄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廟嘉泰四年立廟鎮江  
府

王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已絕人有日者嘗言其  
當作三公怒其侮已歐之

銀州之役夏人嬰城自固王斬關殺其將擲首陣外諸軍  
乘之賊大敗俄以重兵次蒿平嶺王鏖戰解去忽一騎  
士銳甚王問俘者知爲監軍駙馬兀移也躍馬斬之賊  
大潰

方臘反江浙震動王從王淵討之至杭州賊張甚大將惶  
怖王請以二千兵伏擊之乃遁淵歎曰真萬人敵也盡  
以所隨白金器賞之賊據睦州清溪洞深巖王前行溪  
谷間野婦得徑挺身仗戈搏其冗格殺數人擒臘以出  
議復燕山調諸軍至則皆潰王與蘇格等伍騎逢虜騎二

千餘從者失色王遣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舟  
集卽命艤河岸約鼓譟助勢王躍馬薄賊迴旋如飛虜  
分爲二隊據高阜王出其不意突其執旗者因奮擊格  
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譟虜大亂追斬甚衆  
從梁方平經畧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武翳及徐進青社  
張先等皆萬人王次第擒滅振旅而歸

勝捷軍潰於河北有大校李福者率以爲亂宣撫使李彌  
大遣王襲擊之臨陣斬福餘衆猶滿萬王單騎入其軍  
曰我輩皆西人平生惟殺番賊幾曾作賊耶官家使我  
招汝若能降悉赦汝罪皆拜而請命遂降之

真定失守王知王淵守趙遂亟往虜至聞王在攻益急粟

殫援絕大雪夜半王將三百人擣虜營虜大亂盡遁後  
自虜來者始知大酋被創歿故衆不能支

高宗初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次南京虜逼城人心恟懼  
王據西王臺力戰却虜翼日酋帥領數萬至王兵僅千  
人遇之卽單騎突斬酋帥虜大潰郡守率父老迎謁感  
涕還濟陽因扈蹕如南京

上幸維揚王以所部從時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來降抵  
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王獨入其壘曉之悉聽命

王微時王淵待之絕等苗傅殺淵爲亂王奮發討賊尤力  
乃卽海道赴行在所張俊等知王至更相慶曰韓公之  
來此事必辦王至常熟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

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張俊曰我便去救官家俊  
曰投鼠忌噐事不可急已遣人甘言誘賊矣王兵寡俊  
乃分張浚兵二千借王二酋矯制召王王乃陽爲好語  
以報曰殘兵不多欲部至行在二酋許之時俊亦遣兵  
於吳江有步將安義陰結二酋欲伐俊奪其兵斷吳橋  
以應賊俊乃遣王屯秀以伐其謀王至秀乃稱病不行  
而造攻具二酋始駭呂頤浩亦來王郊迎呂問曰賊計  
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脇取鐵券自謂不歿安有  
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時王妻  
梁氏及子亮質傳軍王不顧會隆祐太后宣見梁氏執  
其手泣曰太尉來救可令速清岩陛傳先遣其弟翊伏



赤心軍子臨平伺擊勤王之師王曰乳臭兒乃敢爾耶  
翊招王兵出戰王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  
報國若面不帶箭者必斬之翊等敗走苗劉引兵出遁  
王入城擒賊黨王世修吳湛皆戮之

王爲江浙制置使統一軍追捕苗傅等傅等寇浦城縣王  
將兵夜至縣北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於路王使統制  
官馬彥輔擊賊伏發久之賊乘勝至中軍王率親兵力  
戰傅大敗遂擒王彥有舉人程安者崇安人時擄在傅  
軍乃爲傅畫策領餘衆由小路入崇安縣境旣入夜棄  
其軍變姓名作賈人偕安及其愛將張政西走劍鋒村  
爲土豪詹標所邀苗留數日安覺不免密告標曰此苗

傅也標卽報福建提刑林杞遂聞于朝

賞王平苗劉之功加兩鎮節度使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  
幟又封其妻梁氏爲國夫人給內中俸以寵之將臣兼  
兩鎮功臣妻給俸並始此

上召張俊韓世忠辛企宗等同議駐蹕之地俊企宗勸上  
徑之潭州世忠後至以爲當往吳越曰官家已失河北  
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上令內侍押三人就都堂  
議宰執入奏上曰昨世忠欲往吳越吳越則我可以戰  
俊企宗不敢戰故欲之湖南願浩曰誠如聖訓

願浩奏請益兵以討李成上謂宰執曰願浩奮不顧身爲  
國討賊羣臣不能及范宗尹曰願浩欲更得世忠軍爲

助上曰虜騎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敢擁  
衆跨江正以邊防未息朝廷不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  
師移蹕饒信間則破膽矣

世忠先屯焦山寺以邀虜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毋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覘我  
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  
遣人於中望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  
出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兵先鼓而出五  
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旣墜復跳馳  
而脫詰二人者云卽兀朮也旣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  
又獲兀朮之壻僞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虜終不得

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  
從時韃辣在濰州乃遣孛堇太一趨淮東以爲兀朮聲  
援

世忠奏捷上曰金人侵侮以來兵將多是望風奔潰今歲  
如韓世忠輩雖不成大功皆累獲捷若自此訓卒繕甲  
極力措置今冬虜卒似有可勝之理朕觀自古恃衆而  
敗如尋邑昆陽之戰者多矣乃出世忠奏命尚書省以  
黃榜諭中外時虜衆十餘萬而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朮  
求登岸語世忠以二人從見之兀朮語不遜世忠怒引  
弓射之亟馳去

先是世忠與兀朮相持于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

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絕一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渡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荅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王足相全也兀朮旣爲世忠所扼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歸或教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遂傍冶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世忠乘風使蓬海舟往來如飛兀朮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

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槩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竊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竊蓬火烘日曬人亂而呼馬驚而嘶所焚之舟蔽江而下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兀朮乃得絕江而遁

有詔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優嘉擢其告諸軍統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

世忠爲其子亮請換文資從之諸將以文資祿子孫始此

上謂宰執曰朕爲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卿等嘗與世忠議此否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至四更不寐朕與卿等固有定議可更召侍從官日輪至都堂給札條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顧浩曰謹奉聖訓

以浙西大帥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置司池州時光世與世忠更戍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池州城潛燒倉庫光世擒而鞫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世忠光世交訴于上詔光世移司建康而世忠又欲以兵襲其後上遣使和解仍書後漢賈寇事戒之世忠遣杜琳解元將兵渡淮北去至是詔金人已約和矣可遣兩軍且駐盱眙勿侵齊國之境

宰執奏乞以世忠所報蕃僞兵犯承楚事付奉使魏良臣往軍前謫議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儻得淮南百姓安業卽內帑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內帑所有專一養兵沈與求曰陛下爲民之故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

遣魏良臣爲奉表通問使以使虜虜已定議出師而朝廷未知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上謂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仍先開諭二聖在遠當時遣使通問

虜僞合兵入寇上以御札賜世忠略曰虜氣王銳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亾所係朕雖不德

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朝  
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  
揚州

淮東宣撫韓世忠奏已過江拒賊上曰世忠忠勇必能成  
功可令戶部支銀絹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既而世  
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其成功  
之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  
世忠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世忠置酒與別杯一  
再行流星庚牌杳至良臣問故世忠曰有詔移軍守江  
乃命撤燹班師良臣去世忠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  
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

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  
虜問我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虜喜甚勵兵趨江口距  
大儀五里其將孛董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  
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虜旗雜出虜軍亂弓刀  
無所施而我師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上搯入胸下  
捎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孛董撻也兀  
朮走還泗上乃召良臣責其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  
免世忠提舉官董昊與虜戰于天長軍又統制官解元  
成閔與戰于承州亦敗之擒生女真百餘人遣屬官陳  
桶與昊等具舟載之獻于行在且言使臣戰沒者三十  
餘人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迎敵一戰今世

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韃辣在泗州而兀朮屯於竹塾鎮嘗以書幣遣王約戰王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持櫛茗爲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時虜師既爲王所扼會大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軍皆怨憤兀朮夜引還虜軍既去乃遣人諭麟倪於是麟等棄鎧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

世忠與光世等入覲世忠奏虜騎遁去陛下必喜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爾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及朝辭趙鼎等侍立上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盖有吞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蔽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鼎曰臣聞降虜程師回言劉豫給虜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權虜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上曰烈士當以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昔寇賈深憾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爲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光世世忠縱有睚眦今日朕爲分之宜釋憾結歡二人皆感泣再拜且曰臣等頃嘗有違言至於安國家不敢分彼此況今相好無他矣乃

煩君父丁寧訓飭臣等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上詔內侍出內金盤尊斝賜二帥酒一行并以所飲噐賜之陛辭而退上曰光世等忠誠許國必能爲朕削平僭叛尅復疆土

都督張浚出勞師至鎮江召王親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王欣然受命卽日舉軍渡江上移屯楚州上手札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凡所須一一奏來時山陽殘破之餘王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而耻之軍壘旣成王乃撫集流散通商

### 惠工遂爲重鎮

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卽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

上幸建康次下蜀鎮謂宰執曰道中閱世忠背嵬軍極驍健武藝比往日益精矣張浚應言諸將之才不同要在得士心則人聽命上然之

秦檜當國堅主和議王以爲不可伏兵洪澤詐令爲寇候金人使至欲劫之壞其和議爲其將郝辨密告於淮東運副胡昉時韓肖胄方使金國防密白肖胄故肖胄及

言行別之  
十六  
金使由淮西而去王不能劫檜甚銜之

宰執奏世忠俊皆入覲檜曰臣嘗謂世忠俊兩大將上倚之如兩虎各能守藩籬使寇不敢近上曰此喻未切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

世忠圖上淮陽形勢云賊於彼築堡欲遣偏師平之使其屬官溫濟諗于朝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上曰有功則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悚懼奉詔而退

世忠引兵趨淮陽城下為虜所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向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虜易與耳復乘銳掩擊賊敗去尋賞功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節度大將賜功號節度開三鎮自此始也

上令世忠移司鎮江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上賜札曰古人有言閩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

皇太后回鑾以北方聞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

上謂宰執曰世忠欲獻一駿馬高五尺一寸云非人臣所



敢乘朕辭無用卿可自留以備出入世忠曰今已和豈復有戰朕曰不然虜雖講和備何可弛和議豈足恃乎世忠奏金人近誅宗族大臣國內紛擾淮陽兵所屯皆抽回世忠意欲乘虛襲之上曰世忠武人不識大體金人方通好若因其無備襲之是乘亂而幸災也異時何以使夷狄守信義乎

時世忠劉光世張俊劉錡皆不相能中丞王次翁曰臣聞世忠之於光世因言議而隙張俊之於劉錡因措置而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李郭以忠義泣別相勉者以感動之時諸將驕而次翁罔擊不避

王遣統制王勝并背嵬將成閔率兵北伐至淮陽軍城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虜入沂河次者甚衆奪戰船二百餘隻

又遣王勝王權攻海州破之搶僞守王山并獲虜人押至行在老父請哀金帛以犒師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上謂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术何足掃除乎上命俊飛如楚州撫定世忠之軍也飛視兵籍始知世忠止有衆三萬而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

以侵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

王在淮東與虜戰以尅敵弓取勝至是獻其式上謂宰執曰世忠以尅敵弓勝賊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矣乃詔工部下軍器監選良工製之

有趙榮王威者以宿亳二州來歸及王倫抵東京兀术首問榮威必欲得之尋詔遣還王以書與檜曰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

王既不主和議又切諫以爲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於腥羶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吊民伐罪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辭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之言者因奏世忠罪上留章不出王乃力丐閒除大傅醴泉觀使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

王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慄悍絕人不用鞭轡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潑韓五年十八始隸軍藉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視之鏊連鎖之甲斧斤之有掠陣弓之有尅敵皆王遺法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強弩

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王公  
奉朝請絕口不言功名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若未  
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  
時造門類皆謝遣于時舉朝憚秦檜權力皆附離為自  
全計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

晦庵曰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  
識者不過事期到此廝援出來耳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別六下

別集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下

別集

劉光世 鄜國武僖王

字平叔延慶之次子宣和二年以平方臘功為鄜延  
路兵馬副總管康王發濟州以所部兵來從以為五  
軍都提舉上即位以為御營使司都統制後加奉國  
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以平張遇等寇  
加檢校少保加太尉御營副使後除兩浙西路安撫  
大使兼知鎮江府加開府儀同三司集慶軍節度使  
紹興二年加寧武軍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太傅江東  
宣撫使五年加少保靜武寧國軍節度使淮西太平

州宣撫使後趙鼎言論罷為太一宮使九年加號和  
衆輔國功臣復陝西五路宣撫使封雍國公後臺論  
罷宣撫使改萬壽觀使十年加太保三京招撫處置  
使十一年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于行在十二年正  
月薨年五十有四贈太師諡武僖開禧元年八月追  
封鄜王

韃辣居祁州而其衆尚畱承楚公守鎮江乃以金銀銅為  
三色錢其文曰招納信寶獲虜人則燕餞而遺之未幾  
踵至得數千人皆給良馬利器用之如華人因創赤心  
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詔遣仇愈往鎮江究之糧之實上曰光世一軍月廢廩給  
萬數如此宜速謀屯田富直柔曰辛道宗具陝西弓箭  
手法頗類屯田宗尹曰容細議之

公入覲頗自激昂奏云錢糧不乏器甲漸足臣之官職又  
超衆人所願竭力報國也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書臣  
功第一上曰卿不可徒為虛言當見之行事上以語宰  
執於是朱勝非等皆歎上馭將得其道因其言而誘掖  
之也

上下詔親征時光世軍在馬家渡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  
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建康而三大將權均  
兼持私隙莫肯協心上詔魏玘田如鼇往分之玘至光  
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

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滅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  
利光世意許玘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掎角  
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上仍進  
屯太平州

賊軍東路劉猷所統旣敗引數騎遁去西路劉麟所統聞  
猷敗亦望風而潰公乘勝追擊亦捷通兩路所得船數  
百艘車數千兩器甲金帛錢米軍須之物不可勝計  
初水賊邵清擾通泰有大小賊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  
城下詔遣公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爲公兵  
所圍勢蹙乃降

張榮敗韃懶於泰州獲其壻盆輦俘馘不可勝計榮聞公  
在鎮江乃遣人獻捷上功狀公聞于朝尋以榮知泰州  
公爲江東西安撫使置司建康置背嵬親隨軍皆鷲勇絕  
倫一以當百者又自出新意造尅敵弓斗力雄勁射鐵  
馬一發應弦而倒

初韓世忠之軍建康也詔江東漕臣月給錢十萬緡以  
稅上供經制等錢應副至是光世移屯又增月椿錢五  
萬七千緡轉運劉景真告乏于朝詔通融應副

宰執進呈光世乞與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曰諸將之兵  
用命則一其所支豈容有異又曰光世一軍蒐汰冗雜  
約畱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  
米三萬斛若畱精兵三萬更汰其使臣罷軟者可以足

用上曰待作手書與之不用文飾只如家人禮直示朕  
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遂賜光世手書及玉帶張  
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光世軍儲抑省則國用少紓  
矣

又罷平江府織御服局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  
以朕服御之物爲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金虜犯淮公遣酈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池乃輕  
兵間道徑趨光州急攻城欲破僞知州許約勢窮乃降  
遂復光州

僞齊分道入寇公駐兵廬州與楊沂中相應遣王德酈瓊  
將精卒安豐出謝步遇賊將皆敗之

僞齊築剡龍城以窺淮西公遣王師晟破之盡俘其衆而  
還加公三鎮節度使

張浚入見因獨對言劉光世驕情不戰不可爲大將請罷  
之上令與趙鼎議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光世將  
家子將率士卒多出其門若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及  
鼎去位浚必欲罷之而命呂祉先往淮西撫軍詹至遺  
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卯  
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已付王德德雖有功與  
酈瓊輩等夷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擇軍中偏裨素爲  
軍中所親附者爲德副會祉還朝而瓊等訟德于督府  
乃命德還建康而復命祉往節制之祉密奏罷瓊而被

害

有旨少師劉光世賜第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繳奏上曰今財力困匱營繕實難但以光世罷兵柄奉朝請恩禮可加於舊則諸將知後福之有終皆效力矣於是秦檜退而稱上馭諸將深得光武遇功臣之意

公以疾丐祠上謂宰執曰光世功臣朕未嘗忘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秉燭夜觀幾於四更朕於宮中玩好之物未嘗經目止要賜勳耄賢勞爾詔以光世爲萬壽觀使

光世蚤貴爲大將御軍姑息無克復志論者咎之

張俊

循國忠烈王

字伯英秦州三陽人少爲弓箭戶政和七年爲都指揮使靖康中加武義大夫見上於元帥府擢後軍統制轉滎州刺史進桂州團練使尋加貴州防禦使進徐州觀察使遷拱衛大夫上卽位除御營前軍統制權秦鳳兵鈐帶御器械落階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靈軍承宣使三年平苗劉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招置使四年授浙西江東制置使加神武右軍都統制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尋改江西招討

使紹興初改江淮招討使拜太尉四年爲浙西江東  
宣撫使屯建康尋改淮西宣撫五年加開府儀同三  
司江東宣撫使六年改授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屯盱  
眙加少保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充淮西安  
撫使屯廬州八年賜安民靖難功臣拜少傅九年進  
少師封濟國公兼河南招討使兼樞密院十一年加  
太傅廣國公進益國公十二年罷爲醴泉觀使後還  
三鎮節鉞封清河郡王十六年改靜江寧武靖海軍  
節度使二十一年拜太師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  
九追封循王淳熙十五年配享高宗

王初勒兵從梁楊祖勤王大元帥見其英偉擢用之張澂  
自京師來賣蠟封詔大元帥以兵付副帥還京師上以  
大計問王王曰此虜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乃天授豈  
可徙彼因請進兵上許之遂之濟州已而聞京師陷王  
勸進上涕泣不許王曰大王皇帝親弟人心所歸不早  
正大位無以稱人望上乃過應天卽位

建炎初王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又請移左藏庫于鎮江  
虜犯明州王自越州領兵至時已無船可載王因納隱士劉相如  
之策遂留以抗虜王下令曰天子且巡海道汝輩宜用命進者  
重賞不進者不貸歲餘賊至王令統制官劉寶先與之戰若不  
勝則以兵橫衝之旣而寶兵少却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  
官趙密與之戰又不勝寶率兵再進沂中舍舟登岸與師中密



言行別下  
六  
等皆歘戰而守臣劉洪道率州兵以射其旁遂大破之

王爲江淮招討使討李成人辭頗言成兵衆上曰汝將全軍設爲朕攻一郡若何王曰臣朝至而夕入可也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衆何能爲俊大以爲然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王曰臣何爲無功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誓必擒成以獻

宰執奏張俊行軍事李回曰俊軍極肅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七人矣范宗尹曰臣以書獎其美上曰待亦作詔勉之立功俊心忠赤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守曰陛下深得御將之道矣

王復筠州臨江軍馬進走江州王追殺之成遂遁於是王軍有鐵山之號

趙鼎因奏事言比張俊遣使臣來說諸大將每得金字牌則踴躍奔命無敢不虔由陛下素有以結其心也上曰諸將奉命此固美事朝廷出號令亦須審重使其得之若降自雲霄之上其誰敢慢乎

王爲神武右軍統制發所部屯婺州有司請合用錢理須椿辨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祖宗以來行於諸路爲便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杭越推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爲優潤有僞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

張本於此

王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此始

王爲江東宣撫見都統制王德在建康每以厚幣結之故德以兵八千歸之

王爲淮西宣撫言軍中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上因言財用皆出民力若此之費必不可已苟可已須極愛惜王嘗奏軍中費陛下無限錢糧上語之朕何嘗有一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須知百姓膏血不可竭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趙鼎奏王措置河道事上曰俊每事必親臨所以有濟因言朕每論將帥須責其挽弓騎馬人未知朕意必謂古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不在弓馬之間抑不知不能弓馬何以親臨行陣而率三軍使之赴難况今時艱將帥宜先士卒此朕之深意也

王引兵還建康入對因言劉光世解軍政閒居自適有登仙之歎上不樂因諭之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陛下所賜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效而有羨於光世何耶王惶懼頓首至流涕誓以死報

上召王至宮中諭之曰朕來日東去卿在此無與民爭利

勿興土木之工王悚息承命王見地無磚面再三歎息  
上曰此事非難但艱難之際一切從儉庶幾少紓民力  
朕爲人主雖以金玉爲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  
士大夫之論不以爲然後世以朕爲何如主也

樞副使王庶措置江淮遂移王軍下張宗顏七千人軍淮  
西巨師古三千人屯太平州

默記曰戊午夏庶視師江淮移偏師張宗顏守廬州乃  
分兵之漸宣撫使張俊特不悅大理丞劉時者秦人庶  
辟以行俊飲之醉曰卿能爲我言於子尚否易置偏裨  
似未宜遽先處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得幾日其  
已安乎庶聞之復曰爲我言於張七不論安與未安但

一日行一日事耳庶雖不折竟如王之言

王親統大軍出廬州命統制官趙密出西路密引衆行往  
蘇村時水漲三尺涉六晝夜乃達宿城與虜遇敗之而  
統制官王德自壽春趨宿夜半襲破賊營降僞守馬秦  
乘勝趨亳與王會又下之王軍至城下父老列香花迎  
軍王軍威甚盛而智謀勇敢賴德爲多

王入見上問曾讀郭子儀傳否王對以未曉上諭云子儀  
方時多虞雖總重兵處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詔至卽日  
就道無纖芥碩望故身享厚福子孫慶流無窮今卿所  
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享福  
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權之重而輕視朝廷有命不

卽稟非特子孫不享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  
兀术復犯泗州詔王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王命  
其姪統制官子益提兵於維揚盱眙之間伺賊進止後  
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旣而虜久不至王以問鎮江守  
劉子羽子羽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  
是必有他意也

王與副使楊沂中爲腹心而與淮北宣判劉錡有隙及拓  
臯之戰奏賞諸軍錡獨不與時三帥權均然諸軍進退  
多出於王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貴諸將亦頗嫉之諸將  
議班師王令錡先自采石渡歸太平州而王與沂中耀  
兵於濠梁以撫淮民然後王取宣化渡歸建康府而沂

中由瓜洲渡歸行在蕪道路次舍不相妨啓行纔數里  
諜報虜攻濠州益急王馳騎邀錡錡乃回軍繼進

宰執奏近報韓世忠距濠州三十里張俊亦至濠州五十  
里又岳飛已離池州渡江去會師矣上曰首禍者惟兀  
术戒諸將無務多殺謀取兀术可也澶淵之役韃覽旣  
死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路此朕家法也  
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爲意乎是日沂中渡江  
遂歸行在王渡江歸建康府而錡亦歸太平州王兵八  
萬皆強壯精銳爲諸軍之冠

上遣王與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一全軍還駐鎮江謂宰  
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

策朕遣二將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法也

莫將等使虜回上曰將等來虜意未可知但敕諸軍預爲之備彼若議和何傷於好如懷姦詐初無失策昨張俊奏事常與之議及此俊亦深曉云兵交使在其間和與戰自不相妨也

王因奏事乞催淮西之賞上曰功賞後時不在朝廷在將帥王問所以然上曰軍士有出戰者有輜重者有守營者凡所謂戰功者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王曰誠如聖諭初因一軍如

此故諸軍效之臣今旣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密院以王爲樞密使王奏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乞撥屬御前時王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王居位歲餘無求去之意檜乃令臺臣江邀論之上未許至是邀又言其過王乃求去遂罷職加三鎮節度奉朝請進封清河郡王

上臨王喪謂秦檜曰張俊遽亡曩日張通古來俊極宣力與韓世忠等不同恩數宜從優厚遂賜貂冠朝服以歛命內侍張去爲護葬事王麾下將佐如楊沂中田師中

王寶趙密劉寶皆建節鉞或至公帥幕府諸僚爲侍從  
帥守者甚衆

上曰俊在明受間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秦  
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實爲有功可與贈小國一字  
王於是特封循王國朝淳化以後異姓不封真王其追  
封蓋自俊始

皇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七下

終

